

丁玲

1904-1986



★
★
★
★
中外名人传记丛书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中外名人传记丛书

丁 玲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丁玲/王一心著. -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1999.4

(中外名人传记丛书;11/李荣德主编)

ISBN 7-5399-1320-7

I. 丁… II. 王… III. 丁玲(1904~1986) - 生平事迹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5809 号

书 名 丁 玲
作 者 王一心
责 编 周鸿铸
校 对 江 海
监 制 胡小河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
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5.75
插 页 2
字 数 10 万
版 次 1999 年 5 月 10 日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-8300 册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1320-7/I·1228
定 价 6.8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只要自己信仰坚定,无论处顺境、逆境,都不断地追求,就可能步步前进,赶上时代的浪头。

——丁 玲



1927年丁玲与胡也频在北京。



1923年丁玲与王剑虹（右）在湖南。



1946年丁玲在河北涿鹿温泉屯参加土改。



1984年丁玲八十寿辰时与华中工学院师生在一起。

目 录

- 1 出身一个破落豪门
- 8 外婆随口订了亲
- 12 发表文章骂舅舅
- 18 半夜上课的平民女校
- 21 入了上海大学
- 27 伤心地到北京去了
- 32 认识了胡也频沈从文
- 38 寄信鲁迅引起误会
- 44 处女作是叶圣陶发的
- 49 莎菲女士震动文坛
- 54 突然袭来的灾难
- 62 见了胡也频最后一面
- 69 主编《北斗》

- 80 被中统秘密绑架
- 89 鲁迅为她写悼诗
- 96 逃跑不成自杀未遂
- 112 复杂的软禁生活
- 120 去北京找党
- 131 笼中鸟飞出去了
- 144 毛泽东像她的父亲
- 154 《三八节有感》惹祸
- 157 荣获斯大林文学奖
- 161 由峰尖跌入浪谷
- 165 安详辞世
-
- 169 **附：丁玲生平大事年表**
- 175 **后记**

出身一个破落豪门

从地图上看，湖南省的形状就像是一只歪着身子的水母，靠近顶盖右侧，有一块蓝色的图案，那便是号称“八百里洞庭”的大淡水湖——洞庭湖。湖南省也因此而得名——省土的大部分位于湖的南面。

在洞庭湖的西面，有一座县城叫常德。由常德往正北，行约五十公里，便到了临澧县城。在县城的北面，有一条大河从遥远的西边蜿蜒流来，往东注入洞庭湖，这条大河名叫澧水。现在你该知道县城为什么叫“临澧”了吧？

临澧县名是辛亥革命胜利、建立民国后才改的，在满清时，叫“安福”县。

1904年暮秋的一天，安福县的蒋家，随着一阵呱呱啼哭，一个婴儿来到了人间。

无论在什么时代，无论在什么人家，生孩子总是一件大事，蒋家自不例外。上上下下五舅六爷七姑八婆听说曼贞

生产了，都不约而同聚在产房门外听消息。

是个女娃！这消息就像放了个哑爆竹，众人听了，都觉得扫兴。当然最不高兴的要属婴儿的父亲了。

蒋浴岚与余曼贞结婚已经六年，一直没有儿子。在此之前，妻子曾经生过一个女儿，后来夭折了。这次蒋浴岚自然满怀期望，于是便有了失望，却也无可奈何，他还不至于因为妻子生了个女儿就把妻子骂一顿。虽然是个女儿，他却不按惯例叫她英呀凤呀什么的，而给她取了个颇为大气的名字叫“伟”。

蒋家在安福县里是数得上的豪门大户。当时县城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，说是“全县七个半大财主，蒋家占了半个”，蒋家之富，由此可见一斑。用“钟鸣鼎食”来形容当时蒋家的生活，是一点也不过分的。

蒋家祖辈四代都在朝廷做官，地位十分显赫。在蒋家门前，有一块“下马石”，连知府老爷来访，到此都得落轿下马步行。蒋家宅地很大，装饰布置也十分豪华，宅院里甚至搭有私家戏台，所用的木料上都嵌着象牙和宝石。建造花园更见奢侈：设计请的是上海的工程师，用的几十船石头和沙子专门从无锡运来。蒋宅大院共有二百多间房屋，睡觉的床铺很宽敞，每张床的三面都竖着雕有龙凤图案的红木板壁。吃饭的时候，就像开宴，家里成了饭店，热闹非常，总是有好几桌人，在那里觥筹交错，大享口福。为了服侍这些寄生虫，家里的佣人多得像天上的星星，仅佃户就有一千多户，以至于在打谷场旁整整住满了一条街！

俗话说，“富不过三代”。蒋伟的祖上做官到她的祖父为止已经连续了四代，照理说已算是破了古例，而实际的情

形是,也就是到了蒋伟的祖父这一代,家境日中而昃了。

祖父虽然做的官不小,仕途也并非中间有变,可是他却短寿,年纪轻轻三十多岁便死了。虽然由于几代人的积累,祖父的英年早逝,尚不至于使他的妻子儿女随即沦入穷困,但毕竟广厦折了大梁,加上子女辈都不成器,无人能承父业,家道于是趋于衰落了。

祖父身后的蒋家大院,所有的人加起来,仍有数千之众。亲戚们表面上彼此都很热络融洽,大家开开心心地各自尽情挥霍着祖上的遗产,过着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的生活。可即便这样生活在衣食无虞、醉生梦死之中,他们仍然忍不住要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,为争夺宗祠及公田的收入,他们可以五技施尽、六亲不认。

家里爱读书的人本来寥寥,蒋伟的二伯父是其中难得的一个,可当他赶考时,家里却有人出于嫉妒而施诡计,将巴豆掺在他的饭菜里,使他泻肚子而无法完成考试。他事后得知原由,一气之下,撇下家室出走,从此便失踪了。

若干年后,一位本地人去四川进香,在峨嵋山上遇着大雨,他奔进一座寺庙里躲雨,见有两个老和尚正在庙里下棋。

“唉,这山里的天气就像娃娃的脸,说变就变。”香客像是跟和尚打招呼,又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
两个和尚仿佛都沉浸在棋境里了,既没看到他这么个人,又没听到他说话。

一盘棋下完,一个和尚忽然抬起头来,像是才发现香客似的上下打量着他,淡然问道:

“听口音你是湖南临澧人吧?”看着香客点头,和尚又

问，“你知道蒋家一个儿子失踪的事吗？他的家里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“知道，知道。当时方圆数十里谁不知道呀！哟，这事儿怕有二三十年了。真奇怪，那个人说走就走了，也不跟家里说一声，把他的婆娘差点急疯了。现在他家里挺好，他的儿子也娶了媳妇了。”

和尚不再问什么。

香客回家乡后，把这段奇遇告诉了蒋伟的二伯母。

“那么你听他的口音呢？”二伯母急问。

“他讲是讲的外路的话，但我听出来好像还夹着土话。”

“莫非真是他……”

二伯母急忙差了人上峨嵋山寻访，不想那和尚却已云游他方去了。几乎与此同时，蒋家在住宅附近发现了二伯父新留下的记号。但此后再也没有了二伯父的消息。

蒋家的奇事远不止这一件。那时候，为了壮胆，也为了防匪，家里藏了很多枪支。谁知土匪并没有来打劫，蒋伟的一个叔叔倒拿了这些枪支，占山为王，做了土匪，打劫别家去了。

蒋伟的父亲则是一个名士气很重的人，也经常会做出些荒唐的事来。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学习政法，虽然随身带了许多钱，却因不能忍受异国的寂寞，加上后来又得了肺病，便中断学业回国了。回到故乡，他并不考虑做些事情，而是悠闲乡里，一味坐吃。生活没有计划也无目的，只知随兴而至。他不会骑马，却喜欢牵着马的样子和感觉，为此他常常牵着骏马去郊外野游，一旦遇到懂得驭马之术的人，即随手将良马赠与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

有一次，蒋浴岚把座骑赠给路人后，满心欢喜地走回家来，正在书房里解脱遛马穿的戎装，早从下人嘴里得知实情的余曼贞走进书房，站在门边，故意笑着问丈夫道：

“大少爷，你那宝马呢？”

“宝马还是宝马！”蒋浴岚答非所问。

“又生翅膀飞了？”

蒋浴岚见事情被太太知道了，不免有些不好意思，讪讪笑着。

余曼贞见他不说，代他答道：

“宝剑赠与名士，红粉赠与佳人，千里马当然也为一个非常的人骑去了……是不是这个意思？”

“不是‘非常人’，只是一个懂马性，不委屈马，不糟踏马的正派人。”

“你让懂马性的把马骑走了，你这赠马的算是什么人呢？”

“我算是个很幸福的人。命运里注定我喜欢做这种事，做过了这种慷慨事情以后，回到家来又不至于使你生气；我很快乐，你不是不生我的气吗？”

“生你的气？我不生你的气，你自己应当生气！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还尽做小孩子的事情。也不要因为家里有几亩田，有个好太太，就尽这样慷慨下去！在世界上可做的好事很多，照你说的，去牺牲自己干革命、做慈善事业、办学校，把家中这几亩田卖出去也不碍事。但拦路赠马的事，并没见一本书上有过这种慷慨的记载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，我若在蒙古做王公，就……”

“做王公？……做梦！”余曼贞佯啐道。

还有一次，蒋浴岚在路上看到一人骑着马扬蹄而去的架势非常潇洒，心里羡慕不已，忽然心血来潮，于是立即差人去外地买回许多白马，每匹都配上白缎子做的绣花马鞍，让亲友邻人都跨上马背，在一大片草地上四处驰骋，而他就远远地站在一个小土丘上，欣赏着自己设计的奔马图，心里感到极大的愉悦和满足。

其实蒋浴岚并非一无所长，他曾钻研过中医，兴致来时，他也偶尔在乡里给人把脉看病，遇到穷人，他常常医药费不取分文。

蒋浴岚就是这样一个生活浪漫、洒脱，满身名士气的人。可是，要这样生活必须有丰厚的家底给他消耗，还必须要有健康的身体去享受，而这两样蒋浴岚都不足，待他把家产浪掷空了，他那多病的身子也垮了。就在蒋伟四岁那年，一场肺炎要了他的命。他的寿命比他的父亲还短三年。

家里开始操办丧事。家人把蒋伟抱起来，给她穿上孝衣，戴上前头吊着三条棉花球的孝帽，尔后就把她放在堂屋里。堂屋满目皆白，当中放着一口黑棺材，墙壁上挂满了写着字的挽幛孝联，小小的蒋伟哪里懂得这些，她只看到白布上面乱七八糟地画了很多东西。母亲穿着一身与她相同的粗麻布衣服，跪在一个长的黑盆子后面。有人把蒋伟牵到母亲身边去，蒋伟随即放声大哭起来。她不是哭她的命运，因为她那时根本不理解这是她一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，她只是被当时房间里的凄惨的情景和气氛吓坏了，直哭得孝帽上的棉花球乱颤，就像是硕大的串串泪珠往下落。

丧事未完，蒋伟的大伯和叔叔就迫不及待地前来追问母亲，手上还有多少银子，说是浴岚生前欠他们的！外面的

债主们也纷纷上门讨债，威胁母亲如果不还就要告她。母亲出身书香门第，是一任知府的小女儿，幼年时与哥哥弟弟在家塾中读书，后又随姐姐们学习琴棋书画，是封建社会里难得的才女。她自小养尊处优，何时受过如此委屈！但她同时也是一个坚强的人。她强忍悲痛，一边遣散佣人，变卖首饰细软，先还了一部分债务，又立下了一年还清的字据。

就在节衣缩食、想方设法还债度日的艰辛中，母亲又生下了一个弟弟，那是父亲的遗腹子。弟弟的降生给母亲本已捉襟见肘的生活更增添了负担。可是母亲是一位有眼光、有抱负、有思想的女性，丧夫之痛与困厄的生活并未使这位昔日的大家小姐颓唐悲观，相反，不幸的生活反而激起她的斗志和勇气，她抖擞起精神，在勉力担负抚养两个子女的重担之余，还不时寻找着新的出路和有意义的的生活。

这一天，蒋伟的三舅请人送信来，告诉母亲，她的娘家常德县将开办女子速成师范学校，定期两年毕业，问她的打算。母亲听后，雄心陡起，直觉如绝处逢生。因为将来出去教书谋生正是她的希望。她立即写信要弟弟代她报名，然后说服叔伯，打点行装，即携一双儿女，凄然而又决然地告别了伤心之地，直奔故乡去了。

外婆随口订了亲

此时蒋伟的外公已经过世，外婆尚健在，由三舅当家。蒋伟与母亲、弟弟寄住在外婆家，三舅的儿子成了她的玩伴。一次，外婆瞧着孙子和外孙女两小无猜的样儿，乘兴随意说道：“长大了就让这对表兄妹亲上加亲吧。”

一言九鼎。尚在懵懂无知之年的蒋伟就这样被订了“终身”。

母亲顺利考入常德女子师范。1911年新年刚过，学校便开学了。蒋伟与母亲同校，母亲在师范班，蒋伟在幼稚班。母亲为了表明与过去告别、开始新生活，将名字改为“蒋胜眉”，那自然是“巾帼不让须眉”的意思。

女师的学生多是有钱人家的女儿。开学那天，她们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一乘一乘轿子鱼贯进入学校大门，在二门外停下来，引得很多看稀罕的人围观。蒋伟站在幼稚班的队伍里，挤在礼堂旁边，看着母亲她们整齐地排列着，在

庄严肃穆的气氛里，先向写着“至圣先师孔子”的牌位叩头万福，再向一群胡须长飘、正襟危坐、道貌岸然的老师行礼。那天母亲上穿一件宝蓝色的薄羊皮袄，下着一条黑色百褶绸裙，头发一丝不乱，漂亮极了，蒋伟心里很为母亲自豪。

那以后，蒋伟便与表姐表哥表弟一起随母亲步行上学。当他们一群人走在大街上的时候，街道两边常常有人从大门缝里好奇地偷看，家族亲戚也有人私下议论，自古至今，哪里见过三十岁的妇女还在上学？又哪里见过一个大家之女这样抛头露面？何况她还是个寡妇！可是母亲对这些一概置之不理，只管走自己的路。在家里她灯下苦读，在学校中她广结女友，常常有同学到家里来，谈得热火朝天。

春光明媚的一天，舅舅花园里的花都开了，母亲的朋友们又来做客，连母亲一共是七个人。蒋伟看她们在书房里，对天行礼，结下金兰之交。她们又互换金兰谱。兰谱上面写着誓约：姊妹七人，誓同心愿，振奋女子志气，励志读书，男女平等，图强获胜，以达到教育救国之目的。

七个人中，母亲年纪最大，最小的才十七岁，她便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的向警予。向警予在家排行第九，母亲叫女儿喊她九姨。

礼仪既成，她们便互相鞠躬道喜，蒋伟的舅妈也来向她们祝贺。她们就在书楼上一边饮酒赏花，一边开怀畅谈。年幼的蒋伟对她们的举动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，但这事仍然在她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

不久，辛亥革命的风暴刮到湘北，常德女师停办了。母亲转而考入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，蒋伟也随之进入该校读小学二年级。在长沙她们仅待了几个月，即因